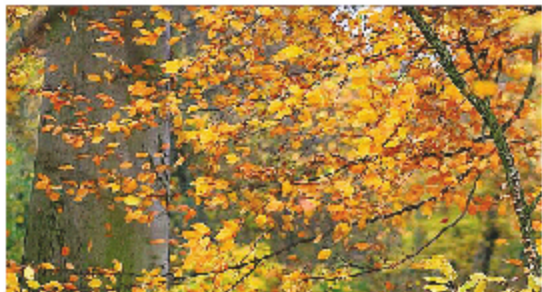


异乡总归是异乡。尽管头顶的天空还是那样的高远寥阔，周围的树木还是和故乡的一样葱郁明亮，但我却总是在不经意间，从一些很细微的事物中嗅到一种奇异的、陌生的感觉。有时是一片被风吹褶的湖水，有时是一棵葱郁的树，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事物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是多少次无意的凝眸，我却总是无法抗拒那种浓郁的陌生气息，只能任它像风一样一阵又一阵地掠过我的心底。

这是我到异乡的第一个秋天。南方就是南方，明明已是秋日，但校园中的树木却没有丝毫转季的痕迹。广场上的几棵粗大的白杨仍挂着鲜翠的叶子，在晚风夕阳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想故乡河堤上的白杨不是已然剩下萧条的树枝，便是在顶梢留着几片灰褐色的褶皱的残叶。这里的绿柳长长的枝条低垂着，浮动绿意，完全没有凋败的迹象。欢快的小鸟时常在清涼的早晨低鸣着飞过窗台，落在远处的矮树上。江南秋日的天空有时明丽澄澈，有时灰暗朦胧，但都透着暖意，很少有北方秋空的高远清冷。每次我坐在教室里，从窗户外面望去，总感觉外面好像在下着雨，南方是多雨的地方，但是每次我打开窗子看时，却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日暮黄昏，我坐在二楼图书馆靠窗子的地方，朦胧中隔着暗红色的窗子看到外面正下着什么，我看了好一会，确信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于是我就起身走到窗子边上推开窗子想看个究竟，可是灰暗的半空中还是什么都没有，我又往一楼地面上和远处的小车篷上看，果然发现了一层灰暗色的东西，也许天空下中的就是这些吧！

秋日的黄昏，上完课后，我独自一人

走在宽阔的大道上，道两边是苍郁的梧桐，叶子宽大而青翠。西落的夕阳已滑过高大的白杨和树木掩映的教学楼，只留下一片绯红的天空，最后连那一片绯红也消散了，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原本走在大道中间，不知怎的就慢慢移入了右边梧桐留下的阴影里，也许是为了看那一池水。我慢慢走着，看着周围渐渐模糊的一切。突然，从我头顶倾下来一大束



## 异乡秋思

明黄的光，霎时照亮了我周围的东西。那束光像从空中泻下的一股清流，沉重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的心为之一震。仰头向上看时，又瞥见远处的树下也同样亮起了明黄的光，光源就藏在苍郁的梧桐树里。是路灯。我退出光源的正下方，仰头去看那隐藏在树里的太阳，光源掩映在阔大的梧桐叶间，便只能向下方倾斜光芒，不过也有几束光从密叶间的缝隙里悄悄溜出，照到稍远的地方。梧桐上泛着微光，秋风吹过，光与影便相互交错，若从远处看去，那树里仿佛是隐藏着一个灯火闪烁的宫殿。我仰头望着那一潭明光，眼睛里也似乎泛起了黄光，一阵风拂过，

那光便碎在了摇曳的梧叶间，我眼前仿佛闪现着明朗月夜里起风的湖面。一瞬间，一种回忆的温情便从远方袭来。过往故乡的画面浮现眼前：夏日里，我躺在校园南面长满绿叶的小树下的草地上，用手支着头，半眯着眼睛去看从树叶缝隙里漏下的阳光，一只鸟儿在树上欢快的叫着、跳着，一位挚友在不远处明媚的阳光里，朗诵着古诗人的诗，再远处是一群鲜活的人，是堤岸，是古柳，是明丽的河流，是秀丽的山，山上有古寺，古树，长长的红石，呼啸着山风的土屋，有故乡高远的天空……又是一瞬，那片辽阔天空下小小的土地上的所有：平凡的沙砾、脏乱的街道和宁静的旷野都缩为一张张充满诗意的画片从我眼前飞过，留下一股浓郁的乡风，留下一个惊悸的我。故乡啊，为何在我离开的时候，才让我真正体味到你那深情的诗意和温柔，悸动中一个声音仿佛回响着：游子啊，你离开了，我才会是你真正的故乡啊！

生长在北方，一直梦想着到南方，到了南方，却又忆想北方，人为何会如此奇怪啊！然而这却不是矫情，它是人性中一种原始的情感，纯真的依恋。我们恋着那里的人，那里的山川以及那里曾有过的哀和乐。当它汹涌时，你无法抗拒，只有任它在火热的血液里流淌，直到你潸然泪下，哭不成泣。

那里是我的故乡，这里是异乡，但是多年之后，这里也同样会成为我的故乡，又或许未来某个清朗的秋日，我又会为大自然一些微小的启示而回忆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眷恋着一切的美丽过往。

杨俊培

## 彷徨

飘雨的黄昏  
飘散朦胧的路灯  
瑟瑟缩缩的人  
半开半望的门  
不知向哪吹的风  
划过了忘了轨迹的泪痕  
滞留在二月的冬  
纠缠着迷路的冷锋

迟迟无法跨出的脚步  
被彷徨的风雨阻滞的梦  
想要拼搏的心  
徘徊于黄昏的冰冷  
像仰然今天最后的光  
却不知上天可否等

而会停？风会停  
春会吹暖冷风  
但就像初恋终究只能追忆  
那个彷徨的黄昏  
如何去重演

陈宣霖



希望自己能有一片像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的湖水，把自己丢在小木船上，任它漂，任它流，自己所做的，就是静静的沉醉……

窗外，一碧如洗的蓝天映入眼帘，蓝的那么的纯粹，蓝的那么的刺眼。只一眼，便沉醉了，心中所有的尘埃已被蓝色所吞没了，不留一丝痕迹，剩下的，只有如水的平静。偶尔有几只飞鸟掠过，打破这份平静，但飞鸟走后，却是更加的平静，心如止水。喜欢这种沉醉的感觉，它是会令你忘记忧伤，忘记快乐的感觉。仿佛是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上，望着头顶一眼望不到边的蓝天，天的蓝，草的绿，都是那么的纯粹。心在那一刻忘记了跳动，嘴在那一刻忘记了呼吸，那一刻，时空静止了。

炊烟缭绕的清晨，一轮红日露出朦胧的身影，一排排村庄，淹没在绿涛碧海之中，随着雄鸡一声嘹亮的鸣叫，整个山林舒醒了，早起的人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身影逐渐消失在绿海之中……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该是多么的幸福啊！沉醉于山林之中，共享日月精华，让自己的灵魂于绿涛碧海中自由的飘荡，忘乎所以，没有喧嚣，没有嘈杂，没有任何让心灵蒙上尘埃的东西，有的，只是静静的沉醉，沉醉到飘飘然。

喜欢一个人走在林荫大道中，踩着脚下沙沙作响的落叶，不时的一抬头，又是一片飘零。满目的金黄，让人忘记了一切，眼前又有那一抹金黄停滞在脑海，挥之不去。树缝间不知何时撒下了些许阳光，斑驳的碎影撒在身上，暖暖的，轻轻的，还有淡淡的阳光的味道。那一刻，我又沉醉了。任风在耳边吹过，任落叶在眼前飘零，任思绪在那一刻忘我的飞扬！莫名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依恋上这种感觉，于是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一幅沉醉的倒影，我知道，我已经沦陷了，沦陷到无法自拔的地步了，那就让它留着吧，好好的沉醉于这空灵的沦陷。

夜，静谧，忧伤。深蓝的夜空，挂着几颗泛黄的星星，它是如此的深邃，深邃到要将你整个人都吸进去。当你抬头仰望之时，你会发现自己如此渺小，与宇宙的浩渺比起来，人类算什么，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仰望者。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沉醉于这片夜空，我爱那片深蓝，那泛黄的光。多想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却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的仰望。望不到边际的深邃的蓝，仿佛已经将我的灵魂吸走，融入那一片深蓝，只留我一个空空的躯壳，做着亘古不变的仰望的姿态。沉醉了，便也如此了，哪怕那一刻沉醉到连自己都忘记了也要继续沉醉下去，继续着灵魂的洗礼，心灵的荡涤……

沉醉吧，沉醉于山林万物，沉醉于浩渺宇宙，沉醉于一切可沉醉之中吧，让心灵安静的，轻轻的睡着，直到忘记所有的烦恼与喧嚣。那一刻，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但愿一直能这么醉下去，永远永远的醉下去……

柏彦

七夕，江南。

初秋的江南，至今仍是闷热难耐，与秋高气爽找不到任何契合点。校园里树木葱茏，熟悉的环境，却在每次返校时带来不同的感觉。如果说原来的，是对大学的憧憬与好奇，或者后来的心安理得，那么现在的则是品味与美好，或者夹杂着淡淡的留恋。曾经的那些不如意，那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那些纯洁象牙塔下童话，伴随着时光，还有年华，早已找不到踪迹。愁了华年，抚平着成长。

之于大学，终于有了感觉，却一条腿已经迈进大三，那还能说什么，终于体会到了去年一个大三学长的心情。成长的问题，只有自己去体会，才能明白，酸与甜，或是五味杂陈。在这最美的年华下，静静的走，或许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幸福。可是在心底总忍不住问，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青春。

仲夏，西安。

西安的古城，没有醉卧沙场几人回的荒凉萧瑟，甚至该不到沧桑。都说纯真年代已经走远，不是人们不再“纯真”，而是时代不再“纯真”，农业文明结束的80年代末，带走了那些因为满怀纯真，那些追求精神，也带走了“同桌的你”。工业文明是不是就是覆盖原有的乡土气息，是不是就要抹去历史的疤痕，这个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在火车站对面西安古城，我看到了工业文明痕迹。胖子正笑吟吟地站在不远处看我，我只是浅笑一下，走了过去，也走进了这座给予炎黄子孙“梦回大唐”机会的古城。在吃饭时，胖子说起了过去我们的得意与忧伤，意气风发与萎靡不振，忽然起了争执，我正打算坚持，他的一句，十年前，让我所有的坚持，溃不成军。

是因为大雁河记起了大雁塔，还是大雁塔勾起了大雁河，不得而知，但是当晚上的音乐喷泉开始，大家都在喷泉里奔跑戏嬉，而不顾湿透的衣服时，我分明记起了艾青，更记起了“大雁河，我的保姆”，这首艾青的成名诗。是从灞山的鸟语开始，抑或是从气势恢宏秦始皇兵马俑开始，或者都不是，应该从华清池与蓝田玉展开，蓝田日晒玉生烟，华清池下中的杨贵妃，不曾想到马嵬城的悲壮。浮华的背后，我却分明的看到了，一座古城的沧桑，工业文明的痕迹，始终渗透不到骨髓，只当是浓妆重彩的妆，跳梁的小丑，可是谁又能否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经济浪潮。

于是，这里走出了个许巍，那年他在唱《曾经的你》时嗓音中沧桑与无奈，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也吸引住了

我的年华，就如同我执拗地要在城墙下照相。胖子说，翻新的城墙，没什么可照。可是，我仅仅是想记录一下年华，想表达一下，就算我们再怎么不经意间，再怎么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就算所有的一切随着这翻新的城墙，却抵挡不住内在所散发出的沧桑与无奈。当那些风雨与共的朋友，迷落人海，激情四射的绚丽年华，塞进了光阴的缝隙中时，我不禁问道，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青春。

初秋，高山。

密林遮挡的少室山，烟雾缭绕，凉气袭人。天下武功出少林，这个招牌足以煽动所有对武术迷恋的热血少年。可当我怀着虔诚，走进这所中国第一名刹时，我却未曾体会到曾经了解或想象到的庄重，更没有感受到金庸笔下的气势恢宏，大音稀声。作为北传佛教的圣地，禅宗的祖庭，却远远体会不到，密宗藏传佛教，那一步一拜的虔诚。

当训练的汗水，浸透了全身，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那种对武术的狂热与激情，身边那些或青涩或幼稚的脸上，我分明地看到了曾经的身影。再优越的成熟，也抵挡不住，岁月爬满脸庞，鱼尾纹渐浓，激情遗失的慨叹，就如同再闻名遐迩，也阻止不了，曾经少林禁地碑林下小路成径，

身穿褐色僧衣的僧人，卖佛珠的场景。从来都不去否认商业，所带来的种种繁华与益处，可有些东西只有保持其相纯净，才能如陈年老窖，历久愈香，芳流于世，比如文化，再比如，那易逝的青春。当褐色僧衣，掺杂着青灯与古佛，我想知道，那些曾经用生命去践行信仰的僧人，是否也曾站在高山之巅，生出光阴易逝的情愫。可能不会的，毕竟红尘对他们来说只是个载体。可如今却到处洋溢着红尘的拂尘，这种浪潮不是能用与时俱进来概括的，就如同，青春不是仅仅用成熟两个字就能诠释的尽，覆盖了的，汗水夹杂着苦涩，流淌在每个我所接触的空间，却还是在刹那间，看到了队友们一如曾经我所朝气的模样，心中一紧，有隐痛和失落蔓延。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青春。

在每个霓虹影射的路旁，在每场光彩夺目的烟花下，时间如同黑白分明的老照片，没有色泽，简洁而单纯，一如青春。事隔多年，当再次端详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却无法安放，属于每个时代人们的青春。

都说鼓浪屿有最洁白的浪花，纳木错有最宁静的清晨，而我，却有最易失的青春。

宋亮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青春

沉醉